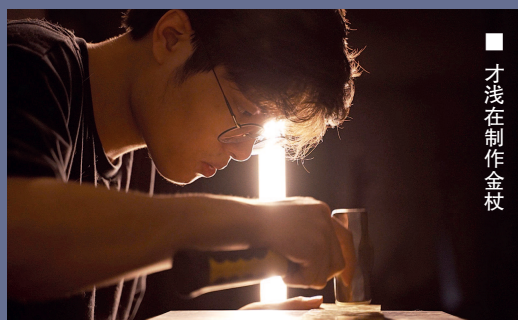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才浅在制作金杖

让传统文化火起来

材质:三千年同样璀璨

才浅在 B 站上的粉丝已逾 500 万,当初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才浅?那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面前,“才识”尚浅。才浅回过头才发现,他从 2017 年开始做 UP 主在网上投稿分享自己做手工的视频,而那一年,正好上海博物馆东馆破土动工,“这何尝不是一种巧合与感召呢?”

其实,才浅最早的作品并没有与文物直接相关,而是做了一些动漫游戏或者电影道具的复原,却已流露出手艺人的匠心与创造力。

2021 年,才浅花了 15 天的时间,用了 500 克黄金,“复原”了三星堆出土的面具。触摸不到原件是复原过程中无法克服的痛点,为此,才浅找来大量的三星堆出土文物资料来确定面具的大小比例。

黄金这种材质所独具的极强的延展性和化学稳定性,决定了锤打的过程可以重复上万次。原面具鼻子部分有一条花纹,才浅起初以为只是一个简单装饰罢了,但是在真正动手制作之后发现不仅仅是装饰这么简单。“鼻子上的褶皱一开始我无论如何消除不了,但是当我把脸上的纹路敲打出来之后,褶皱居然和纹路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化解了。”他醍醐灌顶般地明白了 3000 年前的工匠的用意。

这个过程被他拍成视频《15 天花 20 万元用 500 克黄金敲数万锤纯手工打造三星堆黄金面具》上传在网上,收获点赞无数。



■ 在上博东馆展出的黄金面具
记者 王凯 摄

投入文物的复原制作这个“小众”项目后,才浅发现大众的关切与关心也聚焦于此,他曾开玩笑,如果面具的视频点赞超过百万,就再复刻三星堆金杖,没想到点赞短时间内就突破了百万,复刻金杖便迫在眉睫。

为了复刻那件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金杖,才浅去了一趟三星堆博物馆实地勘察,“连金杖里的那根木头芯都是三星堆遗址周边捡来的”。经过反复观

最先进的空间站,他的作品复原黄金面具和金杖,还复原了

与三千年前文物同场展出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三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上,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张完整的黄金面具和一根金杖在展柜内熠熠生辉。众所周知,2021 年,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惊艳世界,却只有残缺的一半。如今,这张完整展现在观众眼前的面具出自 B 站红人——“才疏学浅的才浅”之手。这位 95 后年轻人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与 3000 年前的原件“同框”展出时,压抑不住自己“高兴和激动”的心情,他说:“对我这样的 UP 主,这是极大的肯定和认可,是一种身份自豪,现代的中国年轻人和 3000 年前的古人引发了共振。”

才浅认为复刻金杖对他来说没有难以攻克的难点,然而,待到真正投入制作过程中,他发现金杖上的纹路之精细,与想象中大不一样。若用当地博物馆提到的方法“錾刻”,即用一个锤子不断敲打,实难达到原件的精细程度。考虑良久,他采用了自制的牛骨刀以“划刻”的方式雕刻花纹,反复练习几个月,才敢在金杖上落刀。于是,金杖的制作时间,绵延了 4 个月。

工具:现代人自创一派

才浅大学所学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他的手艺大都来自自学,“自创一派”。看似信手拈来的工具都是他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玛瑙刀用来抛光,牛骨刀软硬合度用来划线,锤子、剪刀、刀这些简单普通工具之间的功能可以互相替代,他会使用火枪,也会用到烤箱。

“兴趣是第一驱动力,有了兴趣我就主动学习,木工、电工、喷漆、简单绘画……”加之近年来互联网信息的传播速度也使得自学手艺的路途更加宽广。

2022 年,才浅想要用自己的手艺来还原中国的空间站,这件作品有 20—30 厘米见方,用的材料依旧是黄金,但这一次,才浅特地跑到汕头去找了专业的镶嵌花丝工艺老师傅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金丝焊接,对于火的温度控制要求特别高,必须通过颜色来感知是不是到了金属熔化的温度和所需要的硬度。”

他工作的时间从下午开始,直至夜深人静,日光流转的六七个小时里,才浅喜欢用随机的音乐陪伴自己的一刀一划,他用最传统的手艺琢磨着一项最先进的科技,古今共振,“传统手艺要活起来,才能火起来,焕发当下生命力”。

本报记者 徐翌晨



■ 才浅在雕刻金杖上的花纹



■ 王安忆

小说作者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担任编剧

足尖上的《百合花》“含苞待放”

最困难的部分处理最巧妙

受邀担任编剧时,王安忆答应得很痛快:“母亲 1998 年去世,20 多年的时间不长,但世界变化太快。我很感动,大家没有忘记这部如此久远的短篇小说。”虽说是母亲的作品,但她也直言改编不易:“小说存在于纸面,很难变成直观的舞蹈,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共同协作。”

据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的记载,小说里的战斗是发生于 1946 年的苏中七战七捷。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南通海安。当时,茹志鹃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正是去“借被子”。

创作这部短篇小说时,茹志鹃才 30 岁出头。看到此次主创和演员都很年轻,王安忆也为这部“青春剧”喝彩:“‘青春剧’的定位让人眼前一亮,主创和演员都很年轻。写小说是个人劳动,有机会和这么多年轻的创作者一起工作,不像一个人那么寂寞。”

舞剧聚焦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在原著基础上进行戏剧性扩充,通过“通讯员”“新媳妇”“文工团女战士”三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物因“借被子”这件小事而产生的交集,将三人之间如同百合花般质朴、纯粹、真挚、美好的情感娓娓道来,展现战争年代人性之美。

第一次观看排练,让王安忆略感惊喜:“没想到,最困难的部分处理得最巧妙。”她直言,“借被子”这件事太日常,动作很写实,但是导演有招,处理得很生动、很明白,让人意外。新媳妇和丈夫在新婚夜的那场戏,也让她感动:“现场处理得很大胆,我认为这一段应该反复出现,以强调这床被子对新媳妇的重要。”

这样的故事不应被遗忘

小说《百合花》于 1958 年发表在《延河》上,全文只有 5000 多字,影响却很深远。作品发表

昨日,上海芭蕾舞团根据茹志鹃 1958 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举行开排仪式。恰逢元宵佳节,剧组主创和演员“团聚”在排练厅。担任该剧编剧的是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第一次观看排练让她深感“意外”:“小说故事情节很简单,要把它变成一部芭蕾舞剧,需要大量内容去充实,令我意外的是,目前在排练厅里的呈现已经非常丰富、生动。”



■ 辛丽丽

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曾这样评价:“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如何在保持原著小说清新俊逸基调的同时,展现海派芭蕾“高贵典雅、精致细腻”的风格,是导演王舸要面临的挑战。为将这部浪漫、抒情的红色题材芭蕾舞剧打造好,他在排练厅可是十分严厉,不少年轻演员都挨过骂,但他们明白“高要求才有高品质”。

作曲家杨帆为《百合花》创作的音乐,虽只呈现了部分,但波澜壮阔的旋律已让上芭团长辛丽丽泪目。这位出生于部队大院的青年作曲家,早在学生时代的语文书上就读到过小说《百合花》,接受邀约后他第一时间回到家里翻箱子,找出了当年爷爷奶奶穿军装拍摄的照片。他说:“这样的故事不应被今天的人遗忘。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创作一部让年轻人喜欢的红色题材芭蕾舞剧。”

作为制作人,辛丽丽深感创作不易,她总是陪伴大家在排练厅,也能感受导演和演员的压力。昨日,她动情地对主创和演员说:“你们放心,我会一直陪着大家经历创作的过程,你们笑我陪你们笑,你们哭我会安慰你们。”在《百合花》的排练现场,可以感受到舞段中民间舞、民族舞元素和海派芭蕾的巧妙结合,诚如辛丽丽所说:“在民族芭蕾的探索之路上,我们从未止步,这是上海芭蕾舞团肩负的使命。我们希望创作出有中国风格、有国际视野的海派芭蕾作品。” 本报记者 朱洲